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7季

冬日里的母亲

邹娟娟

冬天了,尘封的冰冷直掠过来,横扫千军般。田野寂静,山川寂静,村庄寂静。

母亲同样是寂静的。晨起时,她照顾鸡鸭鹅,咕咕嘎嘎唤了几声后,继续闷头劳碌。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,照在矮矮的鸡棚上,照在倾泻一地的碎玉米粒和南瓜块上,照在忙碌的母亲身上。

轻飘飘的雾忽散忽合,荡出一波一波的白。雾气中,有母亲的身影。她抿嘴不语,抱起一堆柴草往厨房走去。一只花猫从墙角蹿了出来,喵喵喵喵的,伸出柔软的爪子扒拉柴草。母亲一边用粗糙的掌心摩挲花猫的身体,一边轻声叹气。一会儿工夫,猫安静了,将身体蜷成一团,眯上了眼睛。

锅膛里的火正旺,映红了母亲的脸色。她瘦了许多,白发倒向一边,那是长期戴帽劳作的痕迹。一张被岁月刻过的脸,冰凉斑驳。皱纹如沟壑,两腮凹陷,牙齿脱落得厉害。母亲老了!被柴火熏了半天的面庞,竟渗不出汗滴来,只微微的一层薄红。

一个火星迸出来,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。锅灶里噼啪作响,那是柴禾棒吟唱热烈生命的绝响。母亲用火铲搅动了几下,待火势稳定后,将皴裂的手伸直。她尽力张开手指,在火中烘烤。倏忽间,她似乎想起什么,从小板凳上挪起身子,走到仓库。

母亲的脚步慢而沉,略带拖沓。一双旧棉鞋早已开裂,如同她早已开裂的脚后跟儿一样。每到冬天,她总会抹上厚厚的蛤蜊油,用塑料膜裹紧



后,再穿袜子。所以母亲走路,总是自带声响的。

她拿来几个红薯,重新坐到小板凳上,用小铁皮漏斗把玉米棒芯一把一把地扬进锅膛。火平稳后,母亲迅速丢入红薯。随着炽烈的火,红薯很快换了颜色,散出诱人的香。“这是孩子们最爱的烤红薯,要是他们在,多好!”母亲喃喃道。

是啊,那烤红薯确实是我们童年最心仪的美食。我们常抢着蹲在锅膛前烧火,趁机烤红薯、烤玉米。那时的母亲很年轻,浑身似有使不完的劲。在寒冷的冬日,她如春秋时一样早起晚睡,白天在田里拾掇,晚上给我们织毛衣。即使是万户闭门的雪天,她也不闲着。带我们扫雪,用稻草在晒场上铺出一条路。她爱扎红围巾,连头连尾地扎。我们跟在母亲后面,不停地铲,不停地扫,不停地铺,哈出的气都是热乎乎的。

现在的母亲呢?老了。儿女们外出安家,鸟雀般散了。偶尔,他们会回来看看老母亲,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品和衣服。待他们走后,母亲悄悄把补品和衣服收好,归到一处。她更爱守土灶,吃粗粮。

大铁锅沸腾了,热气盈满了厨房。锅膛里的火小了,母亲小心地掏出烤熟的红薯,放在雪白的灶台上。然后,她慢慢起身,慢慢走向客厅。

冬日的每个清晨,母亲都是这么过的。日复一日,寂静地过着。村庄里的每个老人,都是寂静的。这种寂静,让人心疼!

“暖炉生火早,寒镜裹头迟。融雪煎香茗,调酥煮乳糜。”雪落风寒,冬天最美的风景就是那一碗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。

我的老家在乡村,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、少年,还有10余年的乡村教师生活。最早的记忆里,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以土坯砖垒墙、茅草覆顶的房子。

老家就是这样的三间房子,一左一右是卧室,中间的堂屋很阔大,用来做待客的客厅。居右右边是厢房,就是做饭的厨房,靠里面的一半是杂物间,靠外的一半做饭。

乡村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一踏入冬天门槛的老家村落,砍白菜、窖萝卜、杀年猪、腌腊肉、卤猪头、做米糕……大雪在忙忙碌碌的乡村烟火中飘然而至,和着烟肉摇曳的炊烟,氤氲成一幅古朴淡雅的乡村写意画。

老家的冬天是煮出来的。从入冬农闲开始,每天厨房里都是蒸汽腾腾,灶锅边的柴火炉子里永远是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。

雪天温度低,在土墙草顶的房檐下一长溜冰溜,晶莹剔透。“噼啪噼啪”木头燃烧的声音中,家人们搓手烤火围炉夜话,“炉”是一个破旧的瓦盆,在里面烧上木头段子,上面架起一个铝壶烧水或用盆煮些食材。寂静的夜晚能听到窗外“噗噗”落雪的声音,偶尔父亲的烟袋锅子磕在瓦盆边发出清脆的“嗡嗡”声,这是老家乡间雪夜最惬意的时刻。放学晚归,我慌忙放下书包,赶紧偎在火盆边。

经年的铝壶被柴火熏得黑漆漆的,布满了厚重的岁月痕迹。寂寥的雪夜,火盆上还会架起铝盆,

里面卤上一只野兔或者山猫。说是卤,其实也就是放点八角和盐巴,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操作,也能散发出浓郁的香味。

煮透卤好连盆端到桌上,我撕下一只大腿大快朵颐起来。如果在火塘里埋上几只麻雀,对我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盆里的卤货,烧好的麻雀捧在手心,拍去外面烧焦的羽毛,“呼噜呼噜”地吹着,鲜香垂涎。父亲打着酒嗝,蹒跚着步伐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漫天飞雪里,他还要去村里的牛棚守夜。

老家的冬天也是熏出来的,熏腊肉、熏土鸡里有着农家独特的味觉密码。天气零度以下,母亲就忙着腌制腊肉、杀鸡熏制了,过程繁琐且时间久,那段时间村子上空笼罩着浓浓的熏腊肉的香气。

空寂的雪夜,我们会拿出自制的腌腊肉,剥成一块块摆在盆里,扒开门前厚厚的雪,薅几棵茼蒿、青菜,洗净一股脑地放到盆里煮起来。煮的过程,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一年收成、孩子学习、家里的烦恼和来年打算等自家的味道,感慨时间飞逝岁月老去,欣慰的是家人健康孩子茁壮成长。烟火中注入了腊肉的咸香、红椒的辛辣和生活的温馨,农家雪夜便有了浓浓的色彩。

老家的冬天更是熬出来的。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,连用电都是奢侈的,待在屋里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,在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天中熬过漫漫雪夜,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中慢慢熬过农家的每一个日子。

乡村的雪天,不过是一碗烟火气嚼出雪花的声音。这烟火里闪着星火,温暖着我们的肠胃,诠释着家的札记,成为支撑我行走人生最暖的底色。

乡村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

李坤



围炉读书滋味长

颜克存

冬天,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围炉烤火,静闻书香了。

一年四季,春种,夏忙,秋收,唯有冬季闲暇,最适合人们读书。此时,辛勤耕耘了一年的人们,终于可以在白雪纷飞的日子里歇歇脚。烧一炉火,手捧一本书,屋内书香屋外雪,内心火热,环境安静。冬天是能将一颗纯净的心融入书本的好时节,沉浸其中,肆意畅游,或喜或悲,或酸或甜,如同进行了一场奇幻之旅,看到了一个多彩的世界。

翻书览世界,坐拥火炉煨人生。一个人,一本书,外加一杯茶。跟着文字走进书中,跨越时空,飞过千山万水,可以当个游客、侠士、谋者、将军,也可以成为霸主、帝王,甚至是诗人、词曲家。在书中,我能游历名山大川,看江河湖海,行侠仗义,除暴安良,仗剑江湖,手持羽扇,运筹帷幄,指挥千军万马征战南北,指点江山。

茶过三品,文读几段,腹有饥意。于是,我起身、抬头,伸展一下身体,寻得两三个土豆或红薯,并将它们置于炉火之上,不一会儿,满屋都有香气充盈着。食物香与缕缕墨香叠加融合,浸润心扉,剥皮去蒂,送进嘴里,就是美味佳肴,堪比书中的山珍海味、鲜美羹汤。

吃饱喝足后,我便到门口的小花园里小憩,此时,眼前是一个银装素裹、雪花飘舞的世界。漫步雪中,雪花落头,青丝变白发。雪花亲吻着我的脸颊,冰凉寒面,脚踩雪地,“吱吱”作响,身边寒风,呼啦啦地吹着,此时的自己,很容易共情,仿佛看见了书中的英雄,他们不惧风餐露宿,双脚向前,只为人生的最后一搏。

雪花纷飞,思绪万千,看书之人,欲知书中之事,还得将书本当朋友。我在雪中走了一圈后,又重新回到暖意融融地燃着炉火的屋内,再见书本就会变得更加亲切,头脑似乎也清醒了起来,一行行透着墨香的文字,读来顿感神清气爽,神游其内,乐在其中,人生的悲与喜尽在一纸中。

我认为天下第一乐事,莫过于雪夜闭门读好书。寒冬一炉火,围炉捧诗书,临字句句品,意恐情难测。一盏明灯,一壶热茶,一本好书,就是一个大美世界。字里行间,有儿女情长,有英雄气概,更有家国情怀,它们全都跃然纸上。与其对话,同忧、同患,共喜、共悲,不亦快哉!

红泥小火炉,暖身好读书。读几本好书,闻几缕墨香,看一个故事,阅一段传奇,赏一个世界,品一味人生,惬意而悠然,快哉美哉!此乃生活之极致也。